

## 人文观察 赓续城市历史文脉



冬日的安徽合肥，逍遙津公園里，游人漫步于張辽塑像旁，遙想三國風雲；淮河路步行街上，老字號與新店鋪比鄰而居，傳統技藝與現代創意共生；工業遺產內，老厂房和新業態錯落交融。一幅既飽含歷史厚度，又充滿當代活力的城市人文画卷，正在這裡徐徐鋪展。

“5公里長的主干道，5萬常住人口，5家鐵匠鋪……”這曾是老一輩合肥人口中“江淮小邑”最為形象的素描。如今，翻開合肥的新名片：市域面積1.14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逾千万，經濟規模突破萬億元，科技企業云集……數字的巨變，勾勒出這座城市數十年來驚人的發展軌跡與成長速度。

在“長大”的過程中，合肥以保護性更新的“細膩針法”，讓歷史的厚重感與未來的探索性在這座城市的肌理中交織。

### 換新步行街区，激活百年風華

“百年淮河路，半部合肥史。”這句流傳甚廣的話，道出了廬阳区淮河路步行街在合肥人心中的分量。

合肥自秦代置縣，古為廬州府治所，其核心區域位於今天的廬陽老城區。而這條長約千米、寬約200米的街區，不僅是商業繁華之地，更是一條流動的歷史長廊。

明清的遺韵、近代的風雲、當代的潮流在此層層疊加：曹操點將練兵的教弩台古意肅然，晚清重臣李鴻章故居靜述晚清風雲，風格各異的近現代建築鱗次栉比，時尚靚麗的品牌店铺光影流转。它們並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精心的規劃與設計中融為一體，成為市民漫步懷古、休闲購物的首選之地，也成為外來游客感知合肥氣質的一扇窗口。

在廬阳区逍遙津街道九獅街居住了大半輩子的李寧東，是淮河路變遷最直接的見證者之一。“改造前，步行街就光禿禿一條主路，熱鬧是熱鬧，但總覺得少了點韻味。特別是背街的那些小巷子，像李府巷、撮造山巷這些，年頭久了，路面坑洼，牆體斑駁，排水也不暢。一到下雨下雪天，門出深一腳淺一腳，污水有時候還會漫上來，氣味難聞，住着確實不便。”回憶起往昔，李寧東的眉頭微微蹙起。

轉機始於2019年。隨着合肥市對老城更新保護程度的提升，廬阳区專門成立了老城保護更新管理服務中心，淮河路步行街片区的大規模有機更新正式啟動。

工程並非簡單粗暴的大拆大建，而是一次“內外兼修”的系統性手術：地下，陳舊的管網被全面疏通、更新，解決了困擾居民多年的頑疾；地上，建築外立面在保持歷史風貌的基礎上被精心修繕、平整，洗去歲月積塵，煥發新生光彩。

與此同時，10余條像毛細血管般散布於主干道兩側的街巷，被同步納入了改造的藍圖。

“改造不僅是基礎設施的升級，更是對街區靈魂的深度挖掘與再現。”廬阳区老城保護更新管理服務中心副主任華舒介紹。每條小巷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掌故與文化基因，更新工作便以此為線索，進行差異化打造。

以撮造山巷為例，其名源於三國典故，傳說曹操曾在此“撮土造山”以登高拒吳。改造中，設計者巧妙地將這一歷史文化元素轉化為現代語言：巷口立起懸空可掬却又帶着几分英武之氣的“廬小胖”士兵卡通形象，瞬間拉近了年輕人與歷史的距离；巷內青石板路整潔蜿蜒，牆面點綴着融合三

合肥以「細膩針法」推進保護性更新

# 城市在「长大」 記憶未走遠

本报记者 王 珺 韩俊杰



國元素的趣味彩繪與浮雕；原先雜亂的店鋪門面逐步业态升級，引入茶飲、文創、手作、小吃等多元业态，既古朴雅致，又充滿朝氣。

昔日破旧黯淡的背街小巷，一跃成為吸引无数游人拍照打卡的“网红”地標，歷史在創意中鮮活起來。

而在主打飲食特色的勞動巷，改造則注重再現傳統街市的秩序感與烟火氣。設計團隊嚴格推行“一店一招”，指導每家店鋪的招牌在尺寸、材質、悬挂方式上符合建築風貌，但在字體、色彩、設計上又鼓勵展現個性。漫步巷中，只見各式招牌高低錯落，古雅的隸書、俊秀的行楷、活潑的卡通字相映成趣。

“這些小巷子重新打造後，真是脫胎換骨了！”老家在江蘇揚州的老住戶曹正勤感

慨道。

曹正勤在淮河路畔生活了30多個春秋，揚州的精致婉約是她心底的鄉愁，而合肥的包容與奮進是她融入的血脉。她親眼看着家門口的街巷從破敗到新生，從單調到富盈。“現在既有好看的‘面子’，又有舒適的‘裏子’。商業熱鬧但不失文雅，文化味道濃了，生活也更方便了。每到周末，我總喜歡到街上、巷子裡走走看看，摸摸那些有故事的牆，看看新來的有趣小店，感覺自己也跟着年輕了。”

### 換彩城市公園，延續歷史敘事

“以前來逍遙津，就是沿着湖邊散步、看看景，算是老合肥人的一種習慣。”家住阜南路附近的王麗娟，是公園的常客，“但現在不一样了，每次來总有新驚喜。”

作為合肥市第一座人民公園，逍遙津



公園承載着合肥幾代人的溫情記憶。公園南門大的三開間牌樓古意盎然，檐下懸着台閣體題字的“古逍遙津”匾額，抬眼間，便是歲月沉淀的厚重。

逍遙津曾是三國時期魏吳逍遙津之戰的古戰場。公元215年張遼率八百將士大敗孫權十萬大軍的著名戰役便發生于此，“張遼威震逍遙津”的典故也由此而來。這是合肥三國文化的标志性载体。

2020年，逍遙津公園启动閉園提升。

一座承載城市集體記憶的老公園，如何在當代生活中，延續其獨有的歷史敘事與精神氣質？

答案，藏在公園的一磚一瓦、一景一物中。

遵循“微改造、精改造”與“修舊如舊”的理念，公園改造在傳承延續三國文化主題的同時，對代表城市記憶的景點和設施予以保留、保護。全新打造的“記憶長廊”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再現“張遼威震逍遙津”的三國故事；逍遙古津、威震江東、大象希聲等“逍遙八景”，既展示公園風貌，也體現文化傳承。

公園內的數字化三國文化沉浸式體驗館三國合肥歷史文化館，動態再現“逍遙津

業基礎雄厚的城市，合肥擁有大量承載時代記憶的老厂房、老仓库。如今，基於工業遺產的新場景、新业态、新服務在這裡集聚——

在由合肥柴油機廠舊址改造而來的“合柴1972”文創園內，昔日的穹頂车间化為合肥當代美術館，燃料仓库變成了文創集合店，舊時的崗樓化身觀景臺……工業的厚重與藝術的先鋒在此奇妙共鳴。包河區委常委、副區長韓光輝介紹：“把工業遺產保護與文化創意相結合，對废旧厂房進行改造，不做‘大拆大建’，最大限度地保留合肥柴油機廠的原有肌理，既保護了歷史風貌，又開拓了新的創意空間，一舉多得。”

在新糧倉文化商業合集，標志性的筒倉與鐵軌被保留，化身藝術展厅與觀景線索，講述着糧食儲藏的往昔。萬噸筒倉搖身變為藝術中心，畫廊、外文書店、設計品品牌紛紛入駐。在完善基礎設施的同時，園區大力引進創文產業，實現從“物質糧倉”到“精神糧倉”的蝶變。“我們還通過VR技術，給觀眾新體驗。”數字內容項目負責人張弛說。自2024年5月開放至2025年底，新糧倉商業合集已累計接待游客超1500萬人次，營收突破7億元，展現出旺盛的市場活力。

在合肥，守護與創新的故事每天都在續寫。

“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拆舊建新，而是對城市文化基因和歷史底蘊的挖掘與激活。”合肥市城鄉建設局局長張剛說，“合肥的滄桑巨變，每一位生活在這里的市民都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我們可以一起回望來路，找回共同的集體記憶，並從這些記憶中增強認同、凝聚與接續奮斗的力量。”



③

圖①：改造后的撮造山巷。

何剛攝

圖②：改造后的勞動巷。

袁鴻飛攝

圖③：合肥城市記憶館利用多種手段，展示合肥城市發展歷程。图为館內陳列。

本报记者 王 珺 摄

圖④：逍遙津公園。

何剛攝

本版責編：王 珺 版式設計：張丹峰



## 人文茶座

# 傳承一部戲 培養一代人

王从輔

近日，經典復排劇目《白毛女》《早春二月》《物理學家》《風雪夜歸人》《駱駝祥子》等相繼上演。舞台之上，祥子、虎妞、喜兒等經典角色，大都起用90後、00後青年演員。舞台之外，導演、舞美等主創也由年輕人擔綱。這一大膽舉措，不仅是一次藝術傳承的接力，更是一次連接經典與當下、演員與觀眾的深度實踐。

從市場反饋看，多个經典復排劇目，出現了觀眾爆滿的現象，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走進劇場。觀眾紛紛留言：“年輕演員有惊喜。”“感謝經典復排讓我們重溫經典。”這樣的良性互動，生動詮釋了一個朴素的道理：經典藝術的生命力，既依賴於一代代演員的薪火相傳，也离不开一代代觀眾的情感共鳴與审美認同。

經典復排，可以“以戲帶人”，培養一批年輕演員。挑戰一部經典作品，無異於攀登一座藝術高峰。這不仅是對年輕演員演技的考驗，更是對歷史感知力、文化理解力和藝術定力的全方位鍛煉。通過排練經典劇目，年輕演員基本功更扎实、藝術態度更严谨、對角色的理解進一步增強，為他們未來的藝術道路打下堅實的根基。另一方面，年輕演員也在劇中感受、傳承老一輩的藝術傳統和精神。“戲比天大”激勵演員一切都要圍繞演出，有敬业精神。“一棵菜”精神，啟發演員不分角色大小，要相互幫忙。復排是傳承的課堂，是技藝的接力，更是精神和血脈的延續。經典復排並非簡單複制，而是一種“接棒”儀式，年輕演員在“傳幫帶”中淬煉成長。

經典的價值，需要在與當代觀眾的對話中得以實現。沒有對文學、美學、表演的“不變”，經典的力量將無從談起；沒有基於時代、演員、觀眾維度的“變”，經典就可能被塵封，無法在當下語境中煥發新的生命力，更無法觸動當代人的心靈。青年一代以其特有的優勢，成為連接時代“土壤”最有效的“根須”。經典復排的《物理學家》通過反思戰爭，發出了對科學倫理與人類命運的叩問。正是通過不斷尋找與時代、觀眾新的連接點，在時代的語境中重新解讀和激活，經典才能保持其永恆的魅力。

可以说，經典復排的意義，不僅在於“傳承”一部戲，更在於“培養”一代人——培養有擔當的青年演員，培養有品位的青年觀眾。唯有演員的傳承之火不熄，觀眾的共鳴之心常在，經典的藝術之光才能穿越時空，照亮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

這，或許正是經典穿越時空的永恆價值所在。

## 乡见

### 家门口学内画 农家院变工坊

本报记者 史自強

驅車行駛在河北衡水市饒陽縣郭村廣闊的麥田間，很快抵達了位於郭村中部的一處農家院。這是當地一家推廣內畫藝術的乡村工坊。推門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靜謐而专注的畫面：李洋洋正和20多位村民創作內畫產品，長條桌子邊，一人一個工位，對着光線，手持一枚通透的瓶坯，一点点上着色彩。手腕輕轉，細膩的線條便在方寸之間徐徐舒展，賦予玻璃器皿靈動的生命。

李洋洋，39歲，郭村人，农忙時帮着家里收玉米棒子、刨花生，平時則化身一名衡水內畫的乡村艺人。內畫是用一種特制的圓頭毛筆，伸進透明或半透明的容器，在其內壁上進行繪畫的手工藝。衡水內畫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衡水內畫省級代表性傳承人、衡水內畫藝術博物館館長王自勇說：“我們在全市推動設立多家內畫工坊，把公益性技能培訓和‘老帶新’兩種方式結合起來，讓村民逐漸掌握內畫藝術的核心技藝。”

“人交給我，誰能教會我！”郭村內畫工坊負責人李翠霞展示了“教程”。“沒有繪畫天賦不打緊，來了先學畫‘點’，再學畫‘線’，再到簡單圖案，一步步把手練熟。”

這家不起眼的乡村工坊，年出口內畫禮品達10多萬件。

在衡水，一家家內畫工坊如同散落的珍珠，被产业链條串聯成串。

移步衡水桃城区北苏闸村的內畫工坊，農家院架子上琳琅滿目的玻璃與水晶容器，造型千姿百態。

這是內畫产业链的“上游環節”。工坊負責人安志國和三位村民正埋頭忙碌，空气中回蕩着切割、打磨的細碎声响。他們手上，原本朴素的玻璃和水晶原料，經過打孔、雕琢與拋光，逐漸顯露出晶瑩剔透的弧光。

這些胚將流轉至“中游”的畫師手中，被施以點睛之筆，再經過“下游”的包裝配飾，最終，一件完整的、帶着鄉土溫度與匠人靈魂的內畫產品，便正式開啟了它的市場旅程。

“走進衡水，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售賣內畫的小店竟有50多家，這還僅是市區、各縣還有。它们像散落在城市各處的文化驿站。”衡水市冀派內畫協會秘書長徐世博指着展櫃里流光溢彩的內畫作品說，“這些精美的藝術品正通過衡水內畫藝術博物館、衡水市冀派內畫協會和藝術公司等機構搭建的平台，走進全國各地的景区、星級酒店和商家。”

他拿起一個精致的內畫茶葉罐，眼中閃着光：“你相信嗎？就是這個小物件，曾經一天就被帶走了600個。每次參展，我們的展位前總是客流不斷，那種熱情讓人感動。”

众多工艺美术品中，衡水内画为何能闯出一片天？破局的关键，在于一次决定性的“转身”。

“內畫產品不應只是一個擺件。內畫藝術發展的出路是‘藝術品實用化，實用品藝術化’。”王自勇說，正是秉持這一思路，他帶領團隊將時尚基因與實用性能巧妙“內化”于方寸之中，催生出內畫酒具、水杯、茶葉罐等。

銷路的打開，為村民们帶來“穩穩的幸福”。郭村內畫工坊里，李洋洋一邊勾勒着筆下的山水，一邊算起了滿足賬：“計件領酬，家门口上班，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关键是接孩子、照顧老人兩不耽誤，干着順心。”